

对我来说，摄影既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一种了解事实的方式，还是一种分享故事的方式。

MY BROTHER'S WAR

寻找哥哥的战争记忆

text_Jessica Hines photographer_Jessica Hines editor_王丽娜

越南战争期间，我的哥哥Gary应召入伍。作为冷战的一部分，越南战争不仅仅发生在越南，还波及了老挝和柬埔寨，战争从1955年11月一直持续到1975年5月。战争时期的美国军队人员非常紧张，自愿参军的人数远远难以填补空缺，所以很多美国男性当时都是应征入伍的，几乎半数都是这种情况，我的哥哥Gary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我的年纪还很小，因为父母身体不好，一直都是Gary在照顾我，所以，如果他参军的话，就要给我另作安排。Gary试图向参议员Stuart Symington寻求帮助，想留在家里，因为家里需要他。然而，1967年10月9日，他收到了一封信，指挥官命令他10月31日去华盛顿的美军海外补给站报道，等候下一步派遣……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是如此之大，看到信的那一刻，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震惊、失望和难过。

1967年11月4日，Gary抵达越南归仁。那天是我8岁的生日。

Gary离开之后，没有能力照顾我的父母相继把我送到几个不同的家庭，要知道，很难找到既情愿又有能力照顾我的人。那真是一段既糟糕又混乱的时期。七、八岁的年纪，我还不太理解哥哥去一个遥远的我几乎一无所知的地方打仗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只是非常想念我的家人。后来，我被送到了另一个州的亲戚家里住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上高中。

Gary去越南打仗这件事对我的父母来说已经是个沉重的打击，更糟的是，我也要去很远的地方生活。每到暑假和圣诞节的时候，我都会回家看望父母，但一直到很多年后才又见到Gary。

Gary在越南的期间给家里寄了很多封信和照片。他在信中说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航炮手和地勤组长，他的任务是去往来前线运送士兵和武器装备。他很少提到所遇到的危险，想必是怕我们担心。直到

1969年12月从军队退役，我们才知道Gary患上了PTSD，即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我那原本健康而有能力的哥哥，变成了美国退役军人管理局所认定的丧失了50%行为能力的残疾人。10年后，Gary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的哥哥Gary，以及其他所有被派去打仗的人，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

1975年的夏天，我曾经去科罗拉多的利特尔顿探望Gary。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因为那是为数不多的我跟Gary一起度过的时光。“Untitled 9, I Pray For Your Spirit”这张照片，是我们长大后的唯一一张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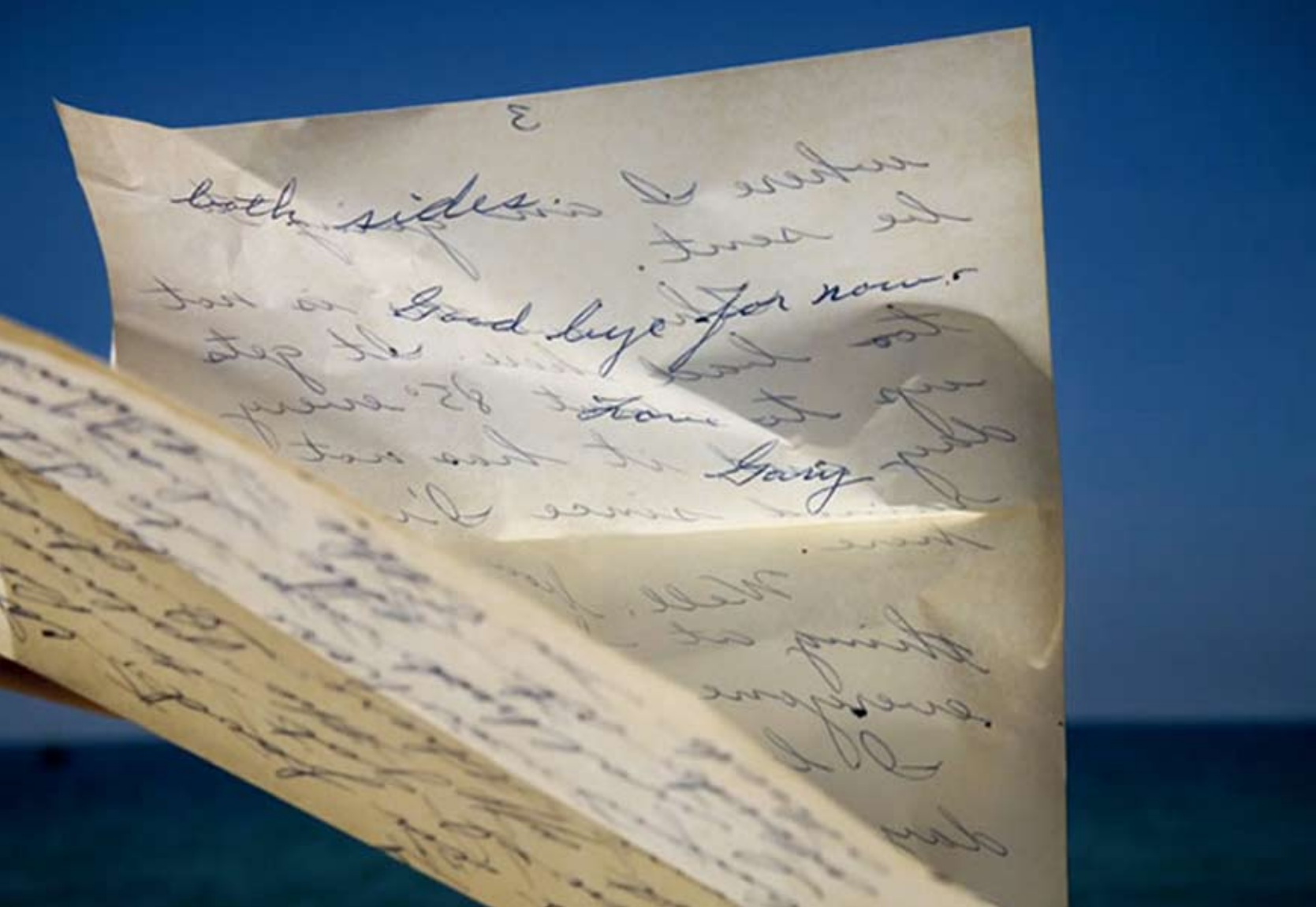
战争过去35年了，Gary也已经去世25年。我无意中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本备忘录，上面记录了他的战友的名字和地址，我试图联系其中一些人，但他们大部分都已经提前离开了人世。

除此之外，在Gary的英越字典里，我还发现了一个越南女人写给他的爱的宣言，并且Gary也爱这个女人，他们还计划结婚。1970年年初，Gary曾回到越南居住和工作。但他从来没对我们提起过他的爱情。后来他离开越南的原因以及那个越南女人的身份至今仍是谜。

通过Gary战友的回忆，我在2007年和2008年两次前往越南，用Gary留下的信件和照片作为向导，重新踏上他曾经的足迹，追溯他曾经的记忆。我决定重新创作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过往的影像，它们是记忆的幻象，也是一种感觉——是我想像中的过去曾发生过的一切。我不断从经历过战争的老兵那里探索有关越南战争的发现，并将所有这些过往的以视觉记录的方式一一展开。

我将这组作品命名为“My Brother's War”，也献给所有那些曾经或是正在因战争而失去所爱的人的家庭。







2007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越南，抵达朱莱。这里是我的哥哥Gary战争时期的驻地。虽然我事先就已经预料到，2007年的朱莱跟当年的朱莱必定大相径庭，但内心中依然有种强烈的想要追随哥哥的足迹的愿望。如今住在这里的人很多都是战后出生的。除了山峦和海岸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还保留着战争时期的样子，甚至于，就连朱莱这个地方，在很多地图上都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对我来说，找到关于它的信息是件很困难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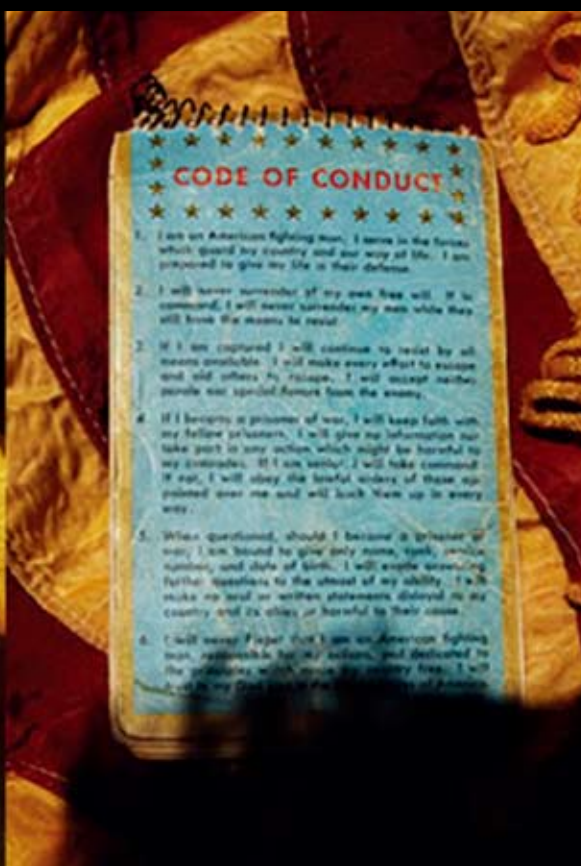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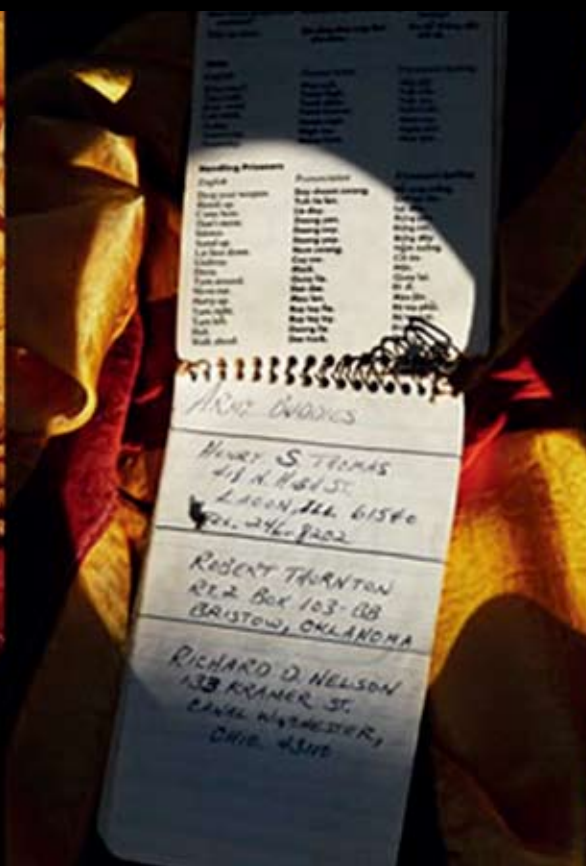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自己此行会有怎样的收获。我只是希望，在这里，更准确地感受或是想像出哥哥当年在想些什么。我想看看那些他曾经看到过的东西，还偷偷地希望能找到他曾经的未婚妻或是别的什么认识他的人——当然，这些最终都没有实现。

我所找到的，只是一个偏僻的村庄，废弃的机场，旧军事基地的残骸和一些不知通向何方的路。

为了找到更多有关Gary的信息。2008年，我飞到圣路易斯探访他的墓地。在Gary的死亡证明上，我找到了他生前所住公寓的地址，于是前去一看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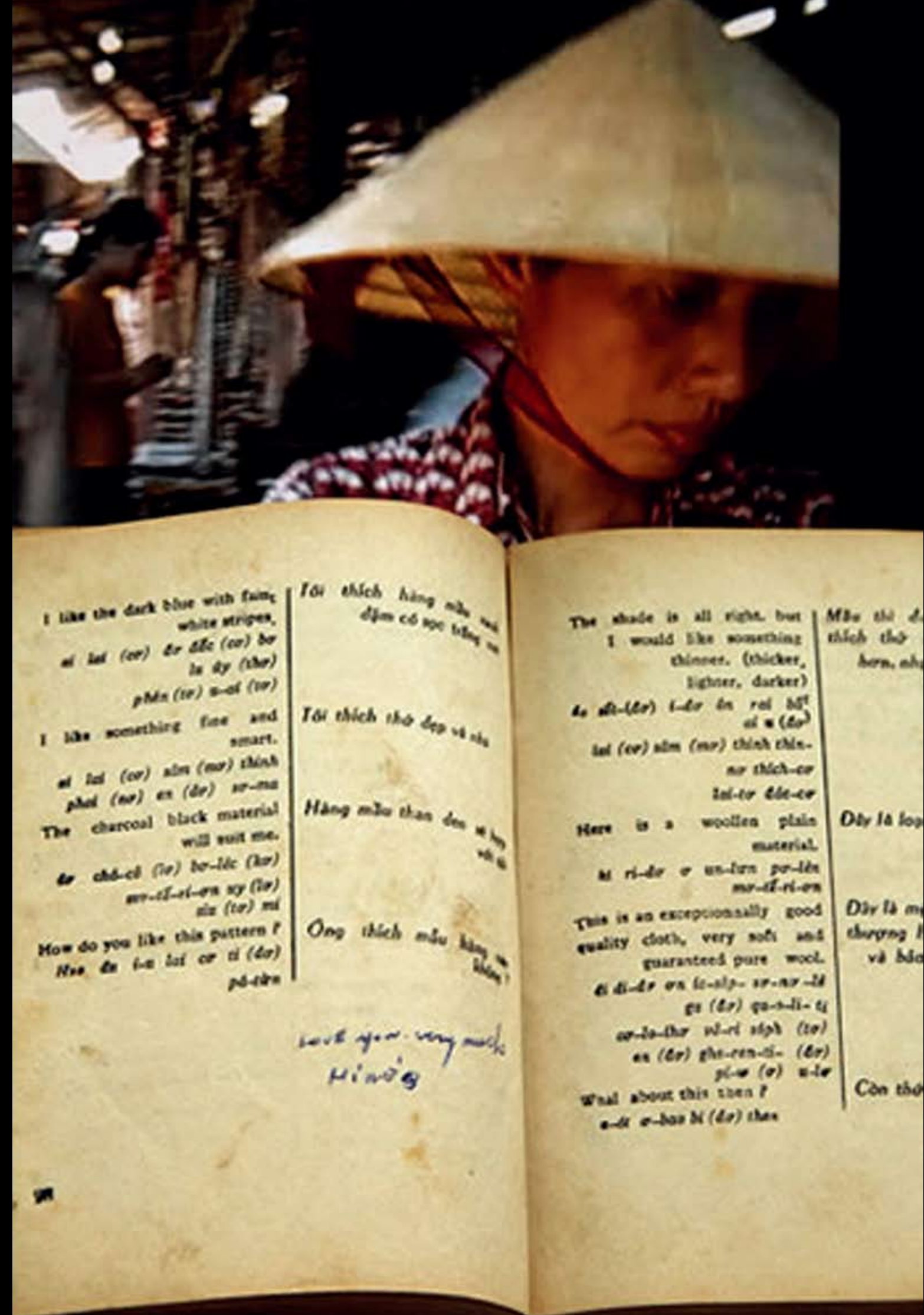
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开始，我只是透过车窗对着公寓拍照，后来，终于鼓起勇气走出车子来到公寓前面。我当时非常紧张，我很怕有人走过来问我在做什么。我沿着公寓门前的小路来回地走，仔细观察眼前的一切。我想看哥哥平日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也希望记录下自己当天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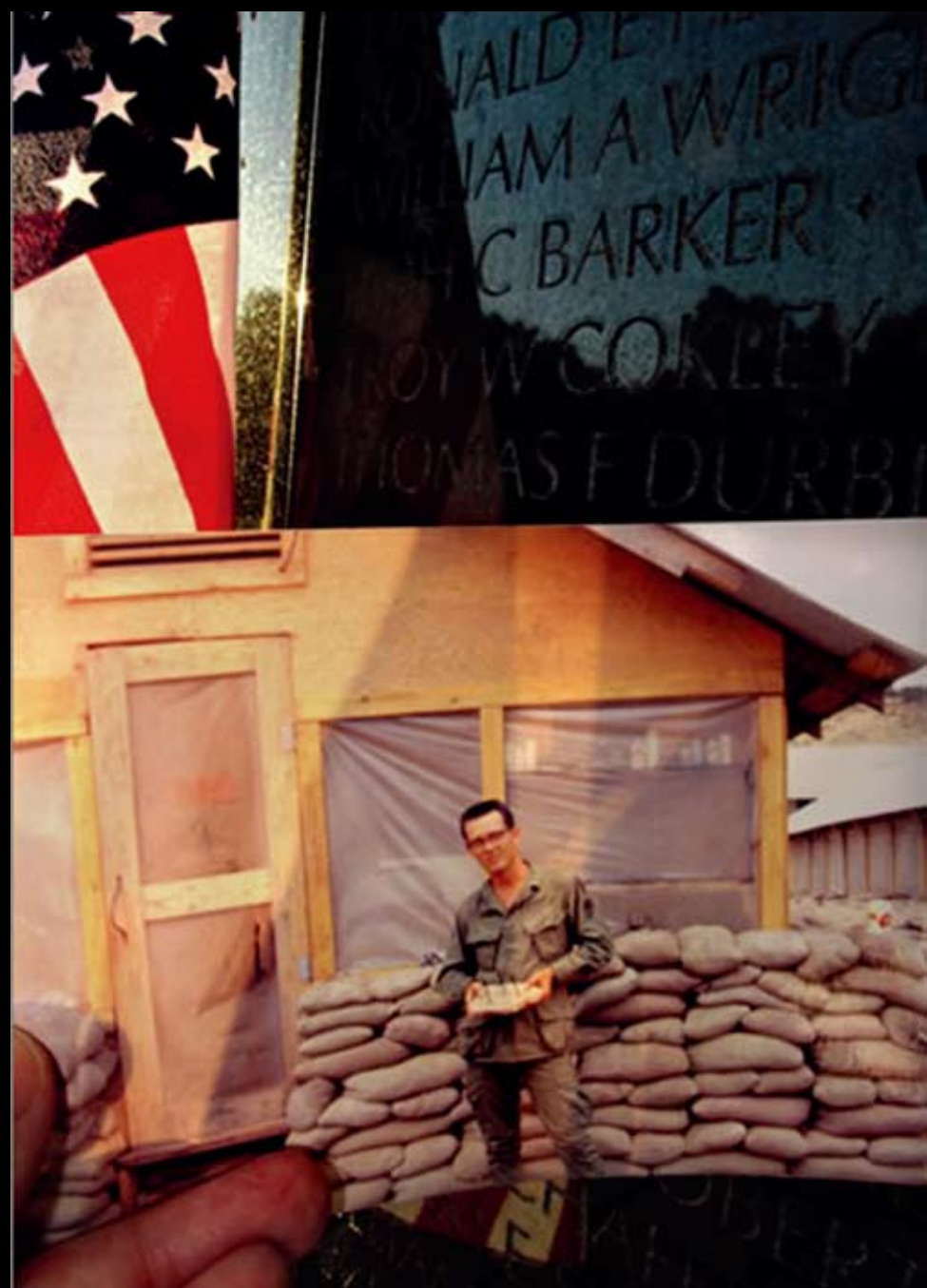
这个故事是关于哥哥Gary的，也是关于我自己的。有些时候，我会故意在照片中显露我的手指、身影或是其它跟我本人有关的东西，因为我想要借此告诉观众，这是一个依然健在的家庭成员在通过照片和文字讲故事。





一天深夜，当我读完夹在Gary的英越字典里的信之后，忽然发现字典的某些页面上稀稀拉拉地写着一些情话，是他爱的女人写给他的。我想，这对恋人正在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我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她的消息，所以只能靠猜测。我在字典的其中一页上找到了一个名字，但我想那是个很普遍的名字，并且没有姓，根本无从查起。她是个迷，可能我将来也无法解开这个迷。我试着用照片去想像当时所发生的事——这个神秘的故事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





2009年9月，我去参观了华盛顿的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墙。这是另一种情感体验。到那儿之后，我便立刻开始拍照。对我来说，摄影既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一种帮我了解事实的方式，还是一种分享我的故事的方式。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我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观察，忘记自我。从某种程度上说，创作这组作品的过程，也是我疗伤的过程。

我在纸条上写下Gary的名字，并把它贴在墙上——他的名字终于出现在纪念墙上了，虽然只有一天。

在Gary的英越字典里，我看到一句越南语，应该是他女朋友写给他的，大致可以翻译为“我为你的灵魂祈祷”。这句话是倒着写的，并且连续写在两页上。不久之前，我又发现了另一句话，提到了一种越南人对待亡灵的习俗。

我不禁猜测她写这些话的目的，她是不是察觉到了Gary当时的精神状态？是不是看到了Gary受到的创伤？还是把一切留给想像吧，这也是无法解开的迷。

